

前 言

一九八四年九月我县政协换届后，着手抓紧了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多半年来，党内外老同志亲笔整理编写了不少珍贵的文史资料。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这期我们重点选编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史料。内容有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给夏县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共产党在敌后，组织人民建立游击队，进行抗日活动的一些情况；还有这一时期贾真一等打着抗日旗号的反动游击队，残害人民及其覆灭的纪实。

在此，谨向撰稿者和热情帮助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编辑人员少，水平低，加之对历史背景不熟悉。所以难免有失误之处。希望广大读者，阅后提出批评和建议。

我县征集文史资料工作，才算开头，还有很多珍贵文史资料需要紧急抢救。请党内外读者，今后还要多向我会提供资料。以便把我县的文史资料工作搞好。

夏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

目 录

前言

- 挥毫书青史 激励后来人……………裴志杰 (1)
- 十二月事变后坚持晋南斗争的八路军“康杰支队”……………柴泽民 (4)
- 康俊仁抗日游击支队发展成长的战斗历程……………樊马义 (20)
- 夏县抗日游击支队的建立……………张定国 (43)
- 战斗英雄赵启才的故事……………刘安祥 (48)
- 陈青林创建护粮小组……………杜文库 (55)
- 从一个中队的情况看统战工作的作用……………王实之 (58)
- 夏县对日最后一战……………朱良玉、崔生财 (61)
- 文德村惨案……………胡宝玉、刘春元 (63)
- 火烧小尉郭……………李效忠 (65)
- 崔家河惨案……………刘安祥 (67)
- 杨家窑头、赵家岭的惨案……………李俊秀 (70)
- 日占区生活一千二百三十天……………胡宝玉 (72)
- 临死不屈的冉绍云……………李俊秀 (78)
- 日寇统治时期夏县伪政权建立情况……………马德斋 (80)
- 贾真一部队的建立和灭亡记实……………董长青 (82)

挥毫书青史 激励后来人

裴志杰

《夏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出版了，这是我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新鲜喜事。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好似接力赛跑。为着民族的解放和繁荣，为着国家的富强和文明，代代英豪和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经过了艰难困苦的历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幅幅感人肺腑、蔚为壮观的画卷，创建了一幕幕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尽管有失败，有挫折，但是，总是循着“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规律发展的，是一部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革命战胜反动的文明史实。出版文史资料的意义，就是要把这些英雄业绩载入史册，名垂千古，以激后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就必须重视对历史的研究，不仅要研究世界的历史，而且要研究本国家、本民族乃至本地方的历史。

在我们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的历史时期，文史资料工作更有其独特的作用。我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动员各界人士撰写文史资料，可以联系各方面的朋友，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把他们组织到促进大团结、大统一的行列中来，更加积极地为四化建设献计出力；通过撰写文史资料，

反映人民群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遭受的苦难，记录人民群众反侵略，反压迫，争民主，争自由的英勇战斗业绩，这样可以使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对旧社会进行对比，认识革命先辈创业的艰辛，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从而激发其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高度革命热情。可见，文史资料工作不仅能够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对象和影响，促进四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尽快实现，而且是一件惠及子孙后代的意义深远的工作。

我县居于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流域，传说是夏禹故都。在古代，我县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曾经涌现出介子推、司马光、卫夫人等有名的历史人物。在近代曾发生过“尉化鲸闹县”，“金钟罩攻城”等人民群众反压迫、争民主、争自由的英勇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县是晋南建党最早的县份，曾被阎锡山称为山西四大赤县之一。抗战时期曾设立过中心县委和牺盟中心区及牺盟中心县。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县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武装斗争都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可以说，我县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所以，毫无疑问我县有着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对这些史料，我们应该尽快抢救，尽快征集，并尽可能予以发表，让其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应有的作用。

去秋，全省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之后，我县政协很快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并召开了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应邀到会的三十名各界人士对文史资料工作热情甚高，信心很足。大家纷纷献计献策，提供线索，踊跃自选题目。在大家的关心和努力下，我县的文史资料工作很快开展了起来。半年多来，

由于我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和部分政协委员以及各界人士的辛勤操劳，克服了无经验，专职人员少等困难，出版了这一辑《夏县文史资料》。我相信它的出版，将会对我县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对我县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必将会更加明显地展示出来。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今后，我们要继续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旗帜，向不同出身、不同社会经历、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年令、不同信仰的人们征集文史资料。征集的时间范围上至戊戌变法，下至文化革命开始，并尽可能予以发表，让文史资料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前些时候，我县一位老同志在撰写史料的同时，写了一首动人的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沥心沥血写春秋，惠及子孙后来人。”他这种为了子孙后代沥心沥血撰写史料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为了搞好我县的文史资料工作，让我们用这位老同志的诗句来共勉吧！

（本文作者现任政协夏县委员会主席）

十二月事变后坚持晋南 斗争的八路军“康杰支队”

柴泽民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晋南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抗日力量，我党命令晋南地区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公开的党员和牺盟会的干部全部转移到晋东南根据地。后经中条地委同意，留下夏县中心县委和它的警卫部队（后称八路军“康杰支队”）坚持敌后斗争。“康杰支队”在四面受敌包围的艰苦环境中，独立地战斗在桔王山地区，坚持斗争约半年多。后来，由于形势日趋恶化，“康杰支队”也撤出了晋南，取道中条山抵达河南济源，与中条地委和八路军垣曲兵站合并一处，又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并奉命编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

对于“康杰支队”，常有许多误传。“康杰支队”既不是嘉康杰同志领导的部队（此时嘉已牺牲），也不是后来（一九四一年）康俊仁同志领导的“康支队”。“康杰支队”存在于“十二月政变”后，一九四零年二月至九月这一段时间。

一、八路军“康杰支队”的由来

“康杰支队”的前身，是中共夏县中心县委的警卫部

队。从一九四零年二月这支部队留在晋南坚持敌后斗争，为了纪念深为晋南群众爱戴的共产党员嘉康杰同志，把它改称为八路军“康杰支队”。

嘉康杰同志是晋南有名的共产党员。

早在二十年代，嘉康杰在夏县堆云洞办过平民中学，以后又在运城办过中山中学。在这些学校里学习过的学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他那时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倾向进步、倾向共产党。他在晋南有很多学生，影响很大。

一九三六年红军东征时，嘉康杰在中条山上举行了暴动，插起红旗，组织了一支小型红色武装，打土豪分粮食，深受群众欢迎。红军西撤后，胡宗南的军队配合晋南五个县（夏县、闻喜、平陆、安邑、垣曲）的“防共”保卫团，在中条山上进行“清剿”。嘉康杰的起义队伍牺牲了二十人左右，嘉康杰本人幸免于难。这次起义虽然很快被敌人镇压下去了，但是共产党的威望和影响却更深入人心，嘉康杰在晋南群众中的名声也更大了，群众中流传着他的许多故事，说他会遁地，在敌人追赶时，追着追着就不见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在晋南扩军，嘉康杰出来号召群众参加八路军。当时由于党的威望和他的影响，晋南有数千青年参加了八路军。

嘉康杰的作风艰苦朴素，又很平易近人，跟老百姓的关系非常密切，与群众打成一片。因此，他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与士兵的关系完全是同甘共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把闻喜县抗日游击支队带到夏县交给他编成八路军时，正是寒冬到来，天气已冷了，我们的部队还穿着单衣，还没有换季。嘉康杰便每天出去到街上或集市上给我们的部队买棉

衣。部队只要有一个没有穿上棉衣，他自己就不穿棉衣。一天晚上我查哨路过他的房子，进去一看，他冻得缩成一团在那里睡着了，没有被子也没有毯子。

一九三九年十月，嘉康杰由阳城过夏县，准备到延安参加党代会。他在夏县住了几天，从夏县动身到平陆，中条地委在平陆三区龙潭沟，他到那里，再过黄河到延安。在从夏县到平陆的路上，他和警卫员走到人烟稀少的深山里，夏县、平陆交界处的武家坪附近，碰到了夏县大洋村的一个。这个人是与国民党第三军政治部的一个特务一道从河南过来的。这个人向特务指点：“这就是嘉康杰”。那个特务扭头就追，追上去先把嘉康杰的警卫员打死，紧接着又开枪把嘉康杰也打死了。这件事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我们知道后，马上到第三军提出抗议，要他们把凶手交出来，第三军是云南部队，军长曾万钟。这个部队是在云南教导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朱德总司令曾任教导团的团长，是他们的老领导。他们同我们谈起朱总司令时甚感荣耀，因此对我们的态度也比较好。经过我们的交涉，第三军要政治部交出凶手并举行公审大会。中共夏县中心县委以八路军驻夏县办事处的名义派人去参加了公审会。夏县县政府、当地区政府也派人参加了。参加公审的还有当地选出的几个人民代表。在证据面前，凶手无法抵赖。嘉康杰的手枪、皮包，警卫员的手枪都搜出来了。公审完毕，嘉康杰的遗物，两支手枪和皮包都交还给我们，凶手按军法处理，判处死刑。以后是否处死，那只有天知道了。

嘉康杰同志的牺牲，是晋南党和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把部队命名为八路军“康杰支队”后，由于八路军的威

望、嘉康杰同志的声誉和部队干部战士的努力，这支部队受到当地群众深深的爱戴与拥护，至今当地群众对“康杰支队”怀念不忘。

嘉康杰同志的遇害，也是晋南局势趋向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明显的信号。

嘉康杰同志牺牲后，中条地委分析了晋南的形势：抗战以后，晋南地区党的力量比较强大，不仅搞了许多部队，牺盟会甚至公道团都是党掌握着，有些县长也是共产党员。如夏县、闻喜、平陆、垣曲、虞乡、猗氏、稷山等县，这些情况，阎锡山很清楚。他对于这种状况是不会满意、不会甘心的。军事方面，晋南地区的中条山驻有号称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尽管其中有个别比较友好的部队，但是数量很小。当时我们在晋南的武装力量一个是嵇王山的212旅，这是新军；一个是中条山上的213旅的59团，这个团是由夏县、平陆、芮城、垣曲四个县的游击队和自卫队组成的。闻喜县的抗日游击队直接编为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支队第七大队，嘉康杰生前任大队长。中条地委没有武装。我们中共夏县中心县委虽有武装，但只几十个人，不到一百人。我们的部队完全处于国民党军队包围之中，凭这样的力量，一旦遇到事变，要打，敌众我寡，要撤，离晋东南根据地又很远，且沿途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向晋东南撤退，无论从山边走还是从山下走，都是一、二十天。如果，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不仅得不到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援，而且撤退都来不及，也无处撤退。在此形势下，为了避免损失，按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中条地委决定，晋南凡是已经公开的党员和牺盟会的干部一律撤退，另外配备秘密县委、区

委，留下坚持斗争。为此，中条地委通知我，要我马上到平陆地委机关去接受任务。我带了一个警卫员，顺着嘉康杰走的略到了平陆，地委书记李哲人对我讲：“根据目前的形势，你们赶快回去安排一下，准备撤退。你们这些公开了的干部一律撤退，把这里的工作交给留下的第二套秘密班子。”当时，夏县准备留下张希文、宁毓俊、丁皖生、田英俊作为夏县工委的秘密班子。我说：“要是能够坚持的话，是不是也要撤退？”李哲人问：你怎么个坚持法？”我说：

“212旅和59团在栒王山地区活动，我中心县委可以率警卫部队下山，到交通线以西，靠近212旅和59团。我们的警卫部队经常下山打游击，对那一带情况很熟悉，我们在那里，一面坚持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开辟和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一面发展部队，开展游击战争。”那时我很年轻，也不知道害怕，对形势估计也比较乐观。地委经过研究，同意把我和金长庚、周逸留下。李哲人对我说：“如果你敢留下坚持的话，可以把你的警卫部队带下山去，在坚持不住的时候，你再撤退。”李哲人同志还告诉我，为了安全，中条地委机关也将撤到垣曲八路军兵站。

在我回到夏县时，形势已十分严重。阎锡山第七专员公署已经派人包围了夏县县政府，县府秘书车范轩被扣押（县长刘裕民已随同59团下山到栒王山地区与212旅会合了），牺盟会被砸。我中心县委的合作社主任杨天觉也被国民党169师抓去了。仅仅两三天时期，形势大变。我到夏县县政府所在地和牺盟会住地想了解一点情况，连一个熟人也找不到，一片恐怖气氛，谁也不敢多说话。没有法子，我又到169师交涉要人。我用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参谋的名

义同该师经过一番辩论，他们终于把我合作社主任杨天觉同志释放了。根据形势，这里已不是久留之地，我们必须立即赶往秸王山地区，向212旅和59团靠拢。我们在这里（韩家岭）有好几年的历史，东西很多，我们把合作社的东西和书籍等都埋藏在后山元里沟一个同志家里。之后，我们即带领部队连夜下山。在下到山口时，国民党第三军把我们挡住了。有个营长问：“你们干什么去？”我说：“我们是八路军，要下山打游击。”他说：“你们八路军都集中到晋东南，你们怎么还在这里？”紧急中，我给他现编了一套说法。我说：“确实是这样子，我们也得到了命令，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全都集中到白晋公路以东，游击队一律进入敌占区打游击。”他听这意思也有道理，他是下级军官不了解情况，第三军又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对这个问题也马马虎虎，便顺水推舟地说：“那很好，我知道你们八路军会打游击，知道你们情报灵通，你们下去之后有什么情报及时给我们联系。”于是我们连夜下山，一个晚上从中条山通过日军沿山边的封锁线和同蒲路封锁线，到了秸王山地区。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找到夏县县长兼59团政委刘裕民和牺盟会中心区的秘书王竟成，了解他们那里的情况，并交给刘裕民一封电报，这个电报是我将要下山时由地委交通送来的，要我亲自交给刘裕民和212旅旅长孙定国。刘裕民打开电报一看，是北方局和总部的电报。电报大意是：根据全国形势来看，国民党掀起了一个反共高潮，形势会恶化。阎锡山已经搞了晋西事变，晋东南也发生了战争。估计阎锡山可能要派部队进入晋南秸王山地区，消灭212旅和59团。因此命令这两支部队迅速向太岳区转移，和决死一纵队

会合。看了电报，我凉了半截。我本来想下山依靠这两支部队在那个地方坚持斗争，结果他们马上就要撤退。他们一走，剩下我们孤独的一支力量，只有不到百人的武装，处境必然十分困难。但事已至此，这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我们仍要坚持下去。孙定国等接报后随即向太岳区转移。但是，这两支部队的战士都是本地人，有的不愿意离开家乡，有些人开了小差。我们收容了一部分，把部队逐渐扩大起来了。他们走后不到一星期，59团第三营从芮城、永济下山，经过猗氏、万泉到了夏县，与我们的部队会合了。营长蔡发祥、教导员赵敬斋我都认识。我对他们说，王竟成、刘裕民走时留下话，要你部迅速转移，跟上主力，到太岳区去。我给他们找了向导，带上他们过交通线。部队一到交通线，见交通线上一道火龙，到处亮着火把，日本人让老百姓打着火把为他们守路，部队不敢过去，他们两次接近封锁线未敢突过，战士逃离部队的很多，一个营剩下不到二百人了。为了巩固部队，保护革命力量，经研究把部队编入我警卫部队，以便稳定人心。至于干部如何到太岳区去，有三个办法：一、化装成老百姓，坐火车到洪洞、赵城，下了火车后上山；二、通过中条山上的国民党西北军38军（内有共产党的组织）防地到垣曲兵站地委机关再决定去留；三、同我们在一起，我们撤退的时候一路走。结果，一部分人从火车路上走了，还有一部分人从38军方向走了，剩下蔡发祥、赵敬斋带领一部分干部在嵇王山麓活动。在活动中碰到了原八路军陈支队的参谋北沙，他正在这一带养病。北沙提出要带他们走。我的意见，让他们带走两个连，给我留一个连。他们同意了。他们带上两个连，沿着中条山边沿向太岳区前进，在

他们走到临汾塔儿山时，被土匪韩老九包围，把枪缴了，人关起来，以后陆续逃出来了，武器全部失掉。

我这里收容了一些212旅失散了的战士，把59团三营留下的一个连编起来，共有三百多人。为了纪念嘉康杰同志，我们就把部队命名为八路军“康杰支队”。

二、在敌后坚持斗争

212旅和59团撤到晋东南后，党在晋南地区的武装就只剩下“康杰支队”一支孤立的武装力量了。为了坚持斗争，我们一方面带领部队在秸王山一带打游击，打击敌伪抢粮、派款，保护人民利益，另一方面发动和组织群众除奸、反清乡，开展对敌斗争。为了教育党员，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周逸在闻喜四区下丁村一带开办了一个党员训练班。还办了一个油印小报，对人民群众加强宣传教育。我带部队在闻喜四区、夏县四区，有时候到闻喜一区、五区一带进行活动，打击敌伪小股武装，阎锡山的部队和其他杂牌部队不敢轻易进入我们这一地区，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因此，八路军“康杰支队”深受这一带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爱戴。

212旅撤走之后不久，阎锡山派34军来到秸王山一带，到处找寻212旅散处在各地的零星人员，抓捕212旅和汾南各县的干部，也与“康杰支队”发生过冲突。他们人数虽多，但没有群众基础，对我们八路军的底细也摸不清楚。所以后来他们不得不跟我们达成协议：秸王山以东是“康杰支队”活动的地区，秸王山以西是他们活动的地区，互不侵犯。

当时我们的背后是阎顽的34军，前面是日伪军，汉

奸，有时中条山上的国民党军队也过来骚扰。那个中间宽二十多里，两面长约四十多里的地区就是1942年以后我们的栒邑县。我们就是在这个圈子里活动，腹背受敌，又没有电台，与上级完全失去联系，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当时没有收音机，连广播也收听不到，处境十分困难。

我们在栒王山地区坚持三个多月后，中条地委组织部长薛滔和青年委员李西木来到这里。他们两个到平陆、芮城、永济视察工作，后由永济雪花山下到了汾南猗氏、万泉，然后沿孤山、栒王山到闻喜，找到我们。我们汇报了工作。薛滔听后说：“看样子还可以坚持下去”。并说：“你把部队交给我，我在这儿带上部队，开展游击战，你专门作地方工作。”李西木是东北人，为了开展工作叫他在吕庄村的一个农民家里当长工，放牛、养猪、作农活，隐蔽下来。一个多月后，薛滔同志坚持不住了。他本来就有病，五月的天气，在晋南已经很热了，而且整天在土岭上转，他体力不支，吐血了。他说：“看来晋南坚持下去有困难，因为部队不能进村子里边住，日夜在山头上转。连吃饭也不能到村子里去，太辛苦了，不要再坚持了，干脆撤退吧！”要撤退，当时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顺212旅撤退的道路，沿中条山边缘和同蒲路之间，也就是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军之间走；另一条路是通过国民党西北军38军防地，到垣曲兵站与地委会合后再定去向。我们商量后，决定从38军防地走，路比较近，也安全。路线决定后，考虑到通过38军防地，需要先去联系以免发生误会。薛滔跟38军有关系，他去联系，由我带着部队等待他的消息。他走后两个多月没有音信。此时，国民党第三军奉命要消灭我们这支晋南唯一的一支八路军

武装。他们先派了一个搜索连，一百多人，过来进行侦察。他们进入我们的活动地区后，群众马上纷纷向我们反映，说他们到处绑票，胡作非为，希望我们消灭他们。我们考虑从统一战线出发，我们不能先打第一枪，但从安全出发和照顾人民利益，又不能坐视他们欺负群众而无所作为。于是我们先派人调查了这个部队的情况。这个连都是老兵，很有战斗力，对付它还不是很容易的。尤其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很小，离敌伪据点很近，34军又在我们背后，一旦打起来，日本人、34军都包围过来就不好办了。为了等待时机，我们跟这个部队联系，麻痹他们。他们也麻痹我们，给我们来信声称，他们是第三军的，过去是朱总司令领导的教导团的，同八路军是兄弟。我们说，我们是八路军，奉命在这里打游击，希望相互配合。后来他们大意了，认为我们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而我们则对他们很警惕。在阴历五月初五的前一天，这个搜索连住到闻喜四区的前堡头，“康杰支队”住在后堡头，中间只隔二里路，地形对我们有利。五月初五节的早晨，我们让前堡头的老百姓给他们送酒送肉，叫他们大吃大喝，麻痹他们。当他们吃喝时，外面只有两个哨兵，一个在最高的地方监视远方，一个在村口，其他人都集中到屋子、窑洞里受用去了。趁此机会，我们派了一个副连长李海泉，他把手枪夹在腋下，以给他们送信为名，接近了哨兵。李海泉同志出其不意地一下子抓住了哨兵的枪，拿出手枪对准他，把他俘虏了。我们的部队立即冲了上去，包围了村庄。几个手榴弹甩出去，就把他们压在窑洞里了。我们用机关枪封住了他们的连部，命令他们缴枪、投降。我们在高处，他们在低处，他们有的人上到树上与我们对打，非常顽

强，就是不缴枪。打了接近一个小时，在手榴弹和机关枪的威力下，打死了他们一部分，剩下的人弹药也打完了，于是都俘虏了。一百多人的一个连，除了打死的以外还有七、八十个人，其中的新兵编到我们部队里去了。后来第三军派出侦察员来侦察，后边紧接着派了两个团过来要消灭我们，形势非常紧张。中心县委紧急开会决定马上转移。我们做了三天准备，筹备了鞋袜、被子、粮食，就离开了枯王山地区。

“康杰支队”独立地在敌后坚持斗争半年多时间，部队从几十个人发展到三百多人。在敌伪顽四面包围之下，这支部队不仅坚持斗争，而且获得了发展，保护了当地牺盟会、地方党的一些干部。我们在闻喜、夏县这一带，时间虽然不长，但与人民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所以我们撤走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阎锡山的军队，都没有能够占领这个地区。我们留在这个地区的伤病员，到一九四一年我们再次回来的时候，他们都还在，并且建立了秘密游击小组在活动。在部队撤退时，我们把一些武器留在下丁村小柏埫，由我们一个老同志孙兴华保存着，埋在一口枯井里。这些枪支弹药直到我们从太行山回来时还完好无损。后来我们再组织游击队时，还是利用这些武器作为基础才发展起来的。“康杰支队”尽管数量不大，时间不长，但对闻喜、夏县党和人民却做出了不少贡献。

三、向根据地转移

撤退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我们决定通过38军防地到垣曲兵站去。我一个人先行，找到夏县第三区牺盟会的秘书杨德山（当时他在38军内以侦察员的名义工作），让他把

我带上山，找38军军部联系。我见了38军参谋长说：“我们部队要上来，希望你们合作。”他说：“你上来可以，通过我们的防线，赶紧走，不能在这里停留。因为我们军政治部监视我们很厉害，说我们私通八路。”我表示同意，但是我们的部队走了一天两夜还没有吃饭，他说：“拨给你们四袋大米，吃完饭就走，不要多停留。”我们就在38军军部对面的山梁上埋锅造饭。吃了饭，天已黑了，战士们疲惫不堪，倒头便睡，在山梁上过夜。第二天一早，我在前边带路，部队紧跟在后面，向着黄河方向前进。在路上，遇到我们的侦察员，说八路军兵站已经离开垣曲了，方向不明。大家感到很紧张，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先到附近村庄再说。这个村驻有38军的一个补充团，我们知道这个团长很进步，可能是个共产党员。见到他，他说，你们的部队先住在沟对面的胡树凹，我这里派一个文书上土你们派一个干部，一起到垣曲兵站侦察，看看兵站到底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你们就赶紧走，如果不在，另外再想办法。我们派人连夜去垣曲，部队住在胡树凹等候消息。这一晚上，我感到夜非常长，考虑到部队走也不行，不走也不行。中条山有二十万国民党军队，我们没有地图，又不了解敌情，怎么走法？中心县委开会时，大家意见纷纷，有的主张仍回到桔王山区坚持斗争，有的主张干脆把枪埋了，部队解散，各自找出路。我认为这都不是办法，我们既然上了山，就不能再返回去，回去也难存在，部队解散就没有力量，就等于送死，我们的干部、战士就只能束手待缚。革命战士宁肯战死，也不能被敌人抓去受辱。我不相信一支革命化的武装就不能冲出重围！总之，我想的很多，难以成眠。天刚刚亮，平陆县委书记白锋来